

找的就是你大高，可还离不开你们这些老同学帮忙啊。你看，东海回来第一个，我先敬你一杯。”老板，人也比较熟，真的，还真得请你多多帮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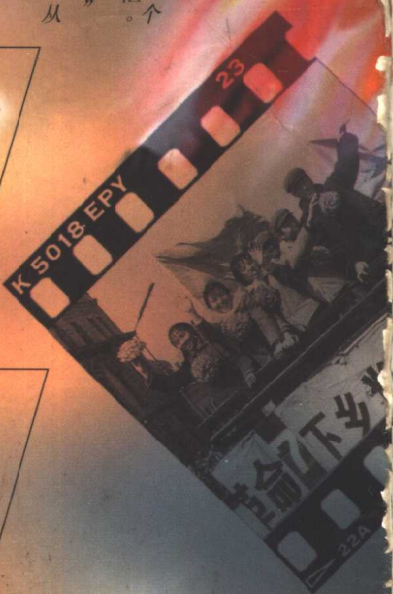
“噢，怎么你敬我了，应该是我敬你们夫妻的，先喝了这一杯再说。”

未出过差错，她还会计证上岗证……

从

魯書潮  
王麗萍  
著

“东海，我这里可不是你呆过的那个小城啊……你以为我是总经理就什  
么话都能说了？算了？我不过也是个高级打工者罢了。我上面还有总公司，  
还有董事长，还有董事……”这时，手机又响了。我上面还有总公司，  
“喂，小美啊，今晚不行……”我在谈事，男  
“小美？”  
“你就不把它关了？”  
“回头打给你。”  
“小美啊，今晚不行……”我在谈事，男



# 岁

00126206

# 月

00126206

鲁书潮 王丽萍 著

“回来了，可还离不开你们这些老同学帮忙啊。你看，东海回来第一个找的就是你大高，我先敬你一杯。”你是大老板，人也比较熟，真的，还真得请你多多帮忙。东海也诚心地举起了酒杯：“月红的为人你是了解的，先喝了这一杯再说。”未出过差错，她还有会计证上岗证……从

# 如歌

“东海，我这话都能说了算了？我只不过也是个高级打工者罢了，我以为我是总经理就什还有董事长，还有董事……”这时，手机又响了，我上面还有总公司，回头打给你。”“喂，小美啊，今晚不行，对……我在谈事，男的，一个老同学，小美？该不会是小蜜吧？”



石化 S1262062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岁月如歌/鲁书潮,王丽萍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5

ISBN 7-02-002682-6

I. 岁… I. ①鲁… ②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2918 号

责任编辑:吴声雷 刘海虹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通州区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16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625 插页 2

199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20.00 元



### 鲁书潮小传

鲁书潮，1960年生，合肥人。现为安徽文艺出版社副编审。1982年开始创作，曾出版小说集《少女的梦》、报告文学集《华人在美国》以及长篇小说《遵义会议》等，与王丽萍合作的20集电视连续剧《岁月如歌》已搬上荧屏。

### 王丽萍小传

王丽萍，1963年生，杭州人。现为《安徽日报》社记者。1987年开始创作，曾出版散文集《一生总有一次爱》、《我曾用心爱着你》、《你的爱使我勇敢》，长篇小说《女子公寓》。所编剧的电影《青春作证》及20集电视连续剧《我们的世界》、22集电视连续剧《婆婆·小姑·媳妇》、20集电视连续剧《女子公寓》以及与鲁书潮合作的20集电视连续剧《岁月如歌》都已搬上荧屏。

## 作品简介

在外地生活了三十年的老知青张东海返回大上海后，发现生活的大门已向  
他紧闭，他已被时代抛在了后面。他搏  
斗、抗争，重新寻找自己的人生位置  
和意义。

本书以海派风格笔法，细腻地表现  
了九十年代上海这个大都市生活的各个  
侧面，通过三个家庭、三代男女之间的  
感情纠葛，将当前都市全新的社会环境  
下人们的内心世界的变异、痛苦和抗争  
精神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张东海怎么也想不到，在他已经离开上海快三十个年头，在这个安静的小城里也生活了很久了，人生的许多风雨变化对他而言已经不再有任何的新鲜和刺激，在他四十八岁本命年的时候，生活居然又给了他一个新的打击，疾病化装成一个小小的阴影，从隐藏多年的阴暗里蓦地跳出来，露出狰狞面孔，张开血盆大口，吐出绿色火焰——于是，他那原本就普通而又普通的全部生活便在这暮春时分，在这所普通的外省医院里，被截然分成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

以后所有的故事，都是从那天开始的……

## 第一章

### 1

张东海是一家工厂的工会干部。此刻，他和妻子江月红紧张地坐在省立医院的内科门口，他竭力不去看周围那些大势已去的面孔。只是把目光投向医生办公室的大门。他不知道，从那里飞出的会是一只什么样的鸟：是报喜的无忧鸟还是报丧的乌鸦？

但这一切，从他的脸上看不出来，他仍旧像那些在外地生活的上海人一样，衣着整洁，浅色夹克衫，里面穿一件咖啡色的衬衫，衣领干净而挺括，头发梳理得纹丝不乱，只是人到中年应该发福的身材却显得有些消瘦。而那双棕色的皮鞋，因为这两天的奔走也显得有些灰暗。一张五官端正，略嫌清瘦的脸上面色沉郁，仿佛在安静地等待着命运的宣判。他转过脸看着坐在一旁的妻子，却发现江月红也在偷眼观察自己，便露出微笑，轻轻拍拍江月红的手。

“没事的，月红，放心，我自己知道自己的。”

江月红的脸仍然低着，原本就有些凸出的眼睛，此刻显得更加大了，更凸出了，从那里看不到生活的欢乐和喜悦，相反的，倒有一种人到中年的烦恼和困惑。她的双手紧紧按着放在膝盖上的皮包。墨绿色的皮包因长期使用，边缘已经有些发白了，镀铜的搭袪也不再发亮。听见丈夫的安慰，她抬起脸，习惯地用牙齿咬

咬上唇，试图露出一个微笑，结果却流下了一滴眼泪。

他赶紧握住江月红的手。

这时，从医生办公室里走出一个戴着眼镜，表情和蔼的医生。他身穿白大褂，手里拿着一叠病历，环顾一周，问道：

“谁是张东海？”

他的表情平和，仿佛不是在发布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而是在分发一场极为普通的电影票。从他的脸上既看不出乐观的消息，也找不到令人沮丧的细节和理由。一切都是那么一如既往，按部就班，心平气和，只是语调有些疲惫。

他站了起来：“我是。”

医生的目光在他的脸上逗留片刻，仿佛在暗自揣摩他能否经得起这沉重的一击。

“你家属来了吗？我想先跟她谈谈。”

江月红本想一下子站起来，结果却浑身发软，怎么也无法站起来，手中的皮包却一下子滑落到地上：

“我是他的爱人江月红！”

她大声说道。她知道其实根本用不着这么大的声音，但是内心深处，还暗暗存着一丝希望：这声音或许能振作起医生的信心，吓退企图破坏他们到目前为止一直是平静安详的生活的病魔。

医生歪歪脑袋，扶扶眼镜，看着这对命运不济的夫妻：这沉重的一击，究竟向谁投去？良久，他把目光投向江月红。

“你跟我来一下。”

语气之轻，好像是要带江月红去参观某个时装展销会似的。

江月红正要跟医生走，被张东海一把拉住了：

“等等！医生！不用跟她谈了，就跟我谈吧！”

“我还是跟家属谈吧……”医生迟疑了一下，“嗯，这样更好

些……”

“不，跟我谈吧……其实，你这样叫她去谈，等于告诉我不好的结果。我会面对现实的，告诉我一切，我会很好地配合治疗的，相信我。”

“东海！”江月红一声呻吟，语调近乎哀求。

“告诉我吧……是好是坏，我一样对待，相信我，医生。”张东海面向医生，镇定地看着他。他的眼睛直视前方——这是一双需要知道真相的，一无遮拦的成年人眼睛。

医生看看他，点点头，他开始有点喜欢这对夫妇了。他决定直言不讳，坦诚相告：我们的时代不是在到处呼唤英雄人物吗？也许眼前的这对夫妇就是这样的人物。

“那就请你们进来吧。”

张东海和江月红走进了医生办公室。

进去就是面对死亡和不可预测的未来。

## 2

医生办公室里十分安静。两个年轻医生正在埋头写着什么，暮春的晚霞把整个房间染成一片金黄色，角落安放的镀镍的医疗器械发出炫目的光芒。透过宽大的窗户，可以看到外面整个医院的景致。不时从那里的林荫道中传来三五成群的、面色红润、头发乌黑、眼波闪亮的小护士们的无忧无虑的银铃般的笑声，每当笑声响起时，办公室里的两个年轻医生都不约而同地抬起脸，停下手中的笔，露出呆呆的神情，眼中流露出一种向往的笑意，然后又埋头疾书。医生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把张东海的片子挂在荧光屏上，然后看着这对似遭不幸的中年夫妇，接着，便平静地宣布了结果。

“癌症？不，不……”江月红只感到身体在向一个深渊里沉下去，沉下去……“怎么会呢？医生，他一直都是很好的呀……”

张东海的眼睛也一黑，身体不易察觉地略一摇晃，房内的一抹灿烂夕阳仿佛一下大放光明，照得他头晕眼花。但他还是挺直身体，扶着一旁的江月红，轻声说道：

“别急，听听医生怎么说的。”

医生的消息也不乐观，而且相当令人摸不清头脑：

“现在证实是肺癌的证据还不够，但就目前的化验结果和片子来说，说不是癌症的话，也证据不足……”

轮到江月红激动了：

“哪一个更近一点，会不会是……”

是啊，如此模棱两可的结论怎么能让人安静下来，人们渴望需要的是一个准确无误的回答，而不是含糊其辞的猜测，这是医生的责任，也是医生的义务。

但是，如果要一个肯定的回答，那只有进手术室，去和外科医生亲近一番。

医生微微叹口气：即使有这么多先进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医疗器械，也无法对某些病情一目了然，过去的医生，只凭自己的一双眼睛，便能发现一切隐藏很深的病症。这双眼睛应当充满智慧和经验，去仔细地观察病人，传递自己的情感和意志，而不是去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医生似乎发现自己有点走神，便摇摇脑袋，看看片子问张东海：

“嗯，你得过肺结核？”

“是的，以前得过。”

怎么，怎么，那么就是说还有一点希望，也许眼前的一切只是一场虚惊罢了，生活中不是经常有这种事情发生吗：原以为是大祸临头，结果却是皆大欢喜。张东海的眼中甚至闪现出一丝

暗暗的光芒，他甚至带点喜气地向江月红投去一个眼神。

“什么时候？”医生似乎也有了兴趣。

“有二十年了吧！在农村的时候……在矿上干活，后来……”

后来病好了，又可以活蹦乱跳了，于是一切便都置之脑后。生活像汹涌的激流一样扑面而来，还有谁能永远沉溺于疾病之中呢？谁又能想到，事隔二十年，它又会突然跳出来，平白无故、莫名其妙地却要置人于死地？

“你有那时候的片子吗？如果有的话，我们比较一下，你看看，这张片子上，有一个黑点，看见了吧？这儿……”医生说着，用手指指片子上的那个黑点。“如果那时的片子上也有阴影的话，事情就好办多了，我可以给你打包票，但是现在，就难说了。还是往坏的方面多想想……”

张东海向荧光屏伸头看去，只见黑乎乎的一片，他什么也没有看见，只好把脸转向医生。

“唉，片子早就没有了，都二十年了，谁还想到会这样呢，要是早知道的话……”

医生遗憾地摇摇头，喷了一下嘴，无奈地扶扶眼镜。

“因为你得过肺结核，所以往好的方面想，也许它仅仅是你得过病后的一个钙化点……但也有可能，就是……”

江月红倒吸一口气：“肺癌？”

“片和化验的结果，对你不妙，但完全肯定是……也不充分，如果你还有从前的片子，我们作一下比较也许会好一点，但现在，说这个话已经迟了……”

“你的意思是，还没有最后确诊？”张东海小心地问。

“是的，医生讲究的是科学和证据，我必须对你负责，所以，我建议你到大城市再去重做诊断和检查，比如，去上海。”

他看看医生，江月红已经轻轻地哭了。她的哭声惊动了那两位正在埋头疾书的年轻医生，他们同时抬起脸来，迷惑不解地看着江月红，脸上露出一种厌倦的表情，仿佛江月红的哭声打扰了他们神游八方的苦思冥想。

“坦率地说，如果不是的话，那最好，大家都放心，如果……”医生慢慢地、斟酌词句地说着。他把目光向洒满夕阳的窗外投去，从那里可以看到远处一片粉红色浮云般的桃花，晚霞给桃林镶上了一道金边，林荫道上的花坛里，一簇一簇的月季花吐露着的嫣红的色调，几片凋零的花瓣静静地撒在泥土上。“我们这里的医疗条件和技术，手术和治疗都不如上海。听口音，你好像是上海人吧？”

“是呵！”张东海大声说道。

“那你回上海去嘛，上海的条件比这里要好多了，”医生立刻说道，甚至比张东海还要积极。“这可要抓紧时间，别再耽误了。”

是呵，提到上海，张东海立刻有了精神，那熟悉的语言，共同的腔调，浓浓的亲情，还有那一点即通、心领神会的聪慧的微笑……，他仿佛已经置身于上海那种迅速敏捷、准确无误的生活节奏之中，仿佛已经嗅到了上海那特有的、充满了现代意味的空气，窗外的夕阳此时也一下大放异彩，整个世界一下变得欢快而明亮。园里的树木显现出清晰的粉红色轮廓。而这间原来十分普通的医生办公室也一下变得宽敞起来，甚至屋里白色的家具和医生的面容也被抹上一层柔和悦目的颜色。他立刻精神大振，信心十足，是的，回去，马上，立刻……他甚至现在就想离开这里，直奔火车站……

耳边却响起了医生的忠告：“请原谅我的直率……希望能听到你们的好消息。”

最后的一抹夕阳逝去了，暮春淡黄柔和的残阳，显出一种无奈而温和的感伤。张东海的脸上浮现出平静的表情，他扶着江月红，沿着落英缤纷、霞光笼罩的林荫道慢慢地走出医院。

他毕竟是个病人。

他的脸色虽然不似先前那么开朗，却也没有过分的哀愁。

有的，只是那种隐隐的心疼和焦虑。

### 3

像大多数在外地生活的上海人一样，张东海也是经历了下放、招工、结婚和生儿育女的过程。他现在生活的这个小城，安静宜人，风景也十分秀丽。他似乎也习惯了这种平淡（当然，也比较贫穷）的生活，每当逢年过节的时候，一家三口，带着七八个大大小小的包裹（里面都是当地的土特产），要坐一整夜的火车（买的是硬座票）。每当夜深人静，只有火车轰鸣着，带着沉闷的节奏，奔驰在浓墨般的乡村黑夜里，向着家乡越来越近的時刻，看着在列车灯光下熟睡的妻子和女儿，他的心每次都会莫名地怦然而动，好像某个地方在轻轻地抽动着，使他透不过气来……

在这个小城里，有许多与他年纪相仿的同乡，大家的经历大体相同，因此也常常聚会。有意思的是，他们也大都在工厂企业工作，所从事的也都是经营管理和技术专业，做官的却很少。聚会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带着自己的子女，因此，这些孩子都能说一口相当流利的上海话，并且以自己为上海人而骄傲。张东海的女儿张小甜在她高中毕业后，也被张东海送回了上海。他像许多上海人一样，对家乡有一种莫名的崇拜和迷信。他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像一条小鱼，游回故乡的河流，那里有着这所小城

无法比拟的色彩和情调，也充满了更多的成功的机会。现在这种聚会少了，一方面是因为大家都在为生计投入了更大更多的精力去应付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纯粹叙旧消闲的谈话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人们更渴望获得能带来实惠的信息和形成一个有实际意义的网络，比如，打一个电话就能解决问题——有的人朋友是越来越多，活得潇洒而阔绰，把上海人的长处发挥到极致，有的人却正好相反，活得谨慎而贫穷。大家都在沿着自己的轨道随着生活的惯性向各自的方向疾驰，谁也帮不了谁。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张东海所在的企业破产了，于是，人到中年的他，便下岗了。

他不必再去“促膝谈心”，做人的思想工作了，其实，他也没有解决问题的权力。而且，事后，他自己就首先想不通：偌大一个国有工厂，怎么会说垮就垮呢？他也不必再去组织各种文娱活动，去上台指挥几百人的大合唱那种场面，的确曾使张东海激动过，也不必再去和女工们一起唱黄梅戏《天仙配》了，更不用去分发那些谁也不要看的国产电影票了，他一下子闲了下来，成了无所事事的人，于是，可恶的疾病便找上门来。

#### 4

傍晚，下起雨了，暮春时分的雨，带着丝丝凉意，飘洒在这个小城的上空。

张东海吃过晚饭，和江月红打了招呼，便向外面走去。他穿过长长的走廊，走到楼梯口，工厂宿舍一片安静。张东海一时茫然，不知向哪里去为好。冰凉的雨水滑落在脸上，让人一下惊醒过来，他想起了工厂的党总支书记，一个满头白发，和张东海一样老实而无用的人。于是他便向他家慢慢走去。

其实，他们两人像面临一场败局已定的棋盘，既无法帮助对方，也没有使对方高兴的理由。书记见到张东海，连忙迎了上来。他们同属“党群口”，共同语言和私谊都比较深。书记关心地问道：

“你的事我都知道，你现在怎么想？有什么打算？”

张东海摇摇头。他能有什么打算？

“作为厂领导，说真的，我很惭愧……厂里停工了一年，大家拿的都是百分之五十的工资，别说现在你看病了，好几个老干部去年的医疗费就没有给报过……没有钱啊！”

“我来找你，不是说想报医疗费……我也明白厂里的难处，下岗的又不是我一个人。”

“不过最近听说保险公司想把我们厂并过去，说不定这样会起死回生，”他叹了一口气，似乎连自己也不相信这个消息，“但也仅仅是听说……”

张东海看着书记，慢慢地说：

“我想……我打算退休了。”

“什么？退休，你还没到年龄啊！”

“我提前退休。”

“这为什么？”书记大吃一惊。

是啊，正是年富力强，精力饱满，渴望工作的时刻……

“本来我都已经断了回家的念头了……可这次，我决定了，提前退休回上海，一方面去检查，如果没事，我就在上海打份工吧，你知道，我女儿十六岁时户口已经过去了，我好歹还能照顾点她……如果，万一有什么的话，就在那里治，治得好就好，治不好也算是叶落归根吧……”

“东海……千万不要这么胡思乱想啊……”

“我决定了……还有一个因素，我不想给厂子里添任何的

麻烦……”

“不不，我保证，如果厂里有起色的话，我一定到上海去看你，你把看病的票据留好，我会想法子给你报的……”

他微微低下眼睛，他倒希望书记能拍案而起，大声疾呼：你是在发疯，你根本没有任何疾病，你必需立刻上班，立刻，马上……但是书记没有这么说，只是报以同情的叹息……

“这么说，你同意了？”

“说实在的，于公于私，我都不想你走……谁不知道厂里工会这几年，你张东海干得有多好啊……”

他笑笑，没有说话……

## 5

他回到家，家里也是一团乱麻，岳父岳母闻讯而来，大家忧心忡忡，长叹短吁。

“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几年他就没有顺过！下了岗不说，现在又是闹病！我可怎么办！”江月红哭泣道。

“我的闺女命苦啊……”这是岳母的声音。

“我们单位的老杨，医院说他得了肺癌，一个月后他就没有了……万一东海他……”月红哭声更大了。

“月红呀……你光哭不是个事呀，得想想办法，医生不是说还没有最后确诊吗？就到上海去看看，好歹东海的家也在上海呀！他的爸爸妈妈弟弟还有你们的小甜不都在上海吗？”

“就是啊！平日里你们从没有去麻烦过他们的，现在东海病了，去找他们！”

“对啊！事到如今，他们可不能撒手不管的！”

张东海一回来，江月红这才停住了哭泣，他把月红的父母送

走，才把自己打算提前退休的事告诉了妻子。

江月红一听，睁大了眼睛：

“东海，我没有听错吧？你刚才跟书记说什么？提前退休？你疯了？”

“月红，你听我说。”他看到妻子这个模样，心里有些紧张。他试图安慰江月红，刚要开口，便被江月红堵了回去：

“我不想听！你倒好！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一下？怕给厂里添麻烦，就不怕给家里添麻烦了？你知不知道看病很要钱的！”

这么一说，张东海感到十分的抱歉，他解释说：

“你以为我存心的？单位没钱你又不是不知道！看看我在这个样子算什么呢？工作没有，关系又老挂在单位，这样下去，我算个什么呢？都要五十的人了，还在空中飘着……”

“好歹是个国营单位，是死是活他都要管你的！”话一出口，江月红捂住了嘴，“天哪！我说了什么！”

说着，她哭了起来。在灯光下，她的脸显得十分的苍白。

张东海心疼地把她拉进怀里：

“月红……我只想回家，回上海去，我像是一台老机器，也许到了上海，一切又会好起来的……提前退休，我就自由了，而且我问过了，退休工资不会少我一分的，书记还说把看病的票据留好，回来一样报销的。”

江月红轻轻地挣脱开张东海的拥抱。看着屋内的家具和摆设，又看看张东海，泪眼婆娑地问：

“你舍得这个家？”

是啊，回到上海，他就什么也不是了。一切的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他要重新去面对那未知的生活，还有那可怕的病！他的心中涌上一丝隐隐的恐惧。大概他的内心的紧张有所表露，江